

身体、媒介与记忆：舞剧《三国志》的文化记忆传承机制

李领弟

摘要 舞剧《三国志》构建的“身体叙事—媒介赋能—记忆重构”文化记忆传承体系,以多维艺术创新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在身体叙事维度,舞者以符号化肢体语言,将陈寿的史家精神与三国人物特质转化为直观的视觉符号,让文化记忆通过身体姿态实现具象化传递。在媒介运用方面,通过音乐、舞台美术与多媒体技术营造独特体验,打造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记忆场域,强化历史记忆的当代感知。在记忆重构方面,以非线性叙事突破传统框架,通过陈寿与历史人物的跨时空对话等深化史家精神的当代诠释;同时,以巴蜀“在地化”元素与青春化表达,借助时空折叠、蒙太奇手法构建古今对话桥梁,使历史记忆在情感共鸣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 舞剧《三国志》;身体叙事;媒介融合;记忆重构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作为依托仪式、文字、图像、身体和地点等媒介传承的集体记忆,在塑造民族文化认同、维系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代社会语境下,文化记忆并非静态的历史遗存,而是在持续重构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①舞剧融合舞蹈、音乐、舞台美术等多元艺术元素,以身体为核心表达媒介,在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创新中发挥着独特优势。由四川天府演艺集团创演的舞剧《三国志》^②以陈寿著史为主线,打破三国题材聚焦英雄的惯例,构建历史书写者与事件的跨时空对话语境。该剧荣获 2025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项目创作资助,作为西南地区唯一入选的新创舞剧剧目,不仅彰显了卓越的艺术创作水准,更凸显了其在三国文化记忆传承方面的重要价值与示范意义。本文拟从身体叙事、媒介融合、记忆重构三方面剖析该舞剧文化记忆传承机制,探索舞剧传承传统文化的创新路径。

一、身体叙事：符号化历史记忆的情感密码

在舞剧中,身体不仅仅是表演的工具,舞者借助身体动作、姿态、表情等元素将抽象的情感、思想和文化内涵转化为具象化表达,突破文字书写的局限,以直观、生动的方式传递信息,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

舞剧《三国志》中,演员融合古典舞的韵律与现代舞的张力,塑造出鲜活的历史人物群像。饰演陈寿的舞者以沉稳有力的舞姿,展现历史人物编纂

《三国志》时的智慧与坚韧。舞台上,他挥笔疾书的利落、沉思徘徊的凝重,尤其是“伏案书写”时佝偻的脊背与颤抖的指尖,生动隐喻了史学家在权力夹缝中“不虚美、不隐恶”的坚守。陈寿著史遇挫、身患眼疾,却仍在孤灯下笔耕不辍的场景通过极具感染力的肢体语言具象化呈现,将抽象的史学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意象。“别故乡”的双人舞中,陈寿与妻子以藤蔓缠绕般的肢体形态,编织出情感与文化意象的双重叙事。饰演陈寿妻子的舞者以腰部扭转、腿部勾缠的动作形成阻力,既展现夫妻间的不舍深情,又暗合竹简绳结缠绕的形态。陈寿挣脱怀抱后回望,两人延展手臂构成未完成环形,既象征情感的延续,又恰似竹简绳结,暗示历史书写的未竟。这种将生活场景与文化符号深度融合的编舞,让抽象的历史情感获得可视化表达,实现个体情感向集体记忆的升华。舞者精准把控姿态与节奏,传承形神兼备的传统美学,为三国文化记忆传承构建了独特的身体叙事范式,让观众在动态肢体演绎中,深切感受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文化记忆的厚重内涵。

群舞编排则进一步拓宽身体叙事维度。在战争场景中,士兵以整齐划一的动作、强烈的节奏与充满张力的肢体,模拟排兵布阵与厮杀:“赤壁之战”大开大合的动作设计,生动再现战船摇曳、火势蔓延的壮阔;“街亭之战”中整齐队列的瞬间断裂,巧妙隐喻马谡的决策失误。这些融合古典与现代舞特色的集体符号,不仅完成场景叙事,更以节奏韵律的变化,渲染出紧张的战争氛围。而民间生活场景里,群

李领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0 级博士研究生。

舞演员以轻快活泼的肢体与欢快节奏,勾勒出百姓安乐图景,与战争场景形成强烈对比,丰富了历史记忆的情感层次。

剧中,身体叙事还成为跨越时空的情感媒介。在陈寿与诸葛亮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场景中,舞者通过眼神交汇、身体的微妙靠近与疏离,以及若有若无的肢体接触,细腻诠释二人的惺惺相惜与对理想信念的共同坚守。尤其在“街亭失守”情节中,诸葛亮因处死马谡而流露的伤心、无奈与悔恨,通过低垂的肢体动势与凝滞的舞蹈节奏具象呈现。陈寿在记录这段历史时,以同步的动作特征与情感张力与之呼应,既具象化作为史学家对悲剧的共情能力,更通过千年隔空的动作复现,将个体悲悯升华为对历史规律的精神叩问。这种身体符号的双重编码,使观众在动作隐喻中感知历史温度,强化文化记忆的代入感与传承性。

二、媒介融合:构建文化记忆的时空场域

舞剧《三国志》在创作中深度推进多媒介融合,在音乐音效、舞台美术与多媒体技术联动方面表现不俗,三者协同打破单一媒介局限,在观演互动中实现文化记忆的动态重构。

首先,舞剧《三国志》的音乐创作以陈寿十年著史历程为叙事锚点,通过多维度的声音设计与跨媒介融合,将史学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符号系统。创作团队以古琴为核心,通过特殊技法的运用完成史学精神的声音编码。在“青灯著史”场景中,演奏者用特殊技法模拟竹简翻动的厚重声响,泛音的空灵音色隐喻历史长河的悠远;面对权贵威胁时,古琴滑音与按音的激烈碰撞,彰显史学家刚正不阿的品格。笛箫呜咽与古筝清越交织,以音色冷暖对比,勾勒出陈寿著史时的艰辛与坚守。战争场景配乐同样极具创新。赤壁之战中,琵琶轮指与战鼓的密集节奏营造听觉压迫感,鼓点骤停的节奏突变,精准呼应战局转折;街亭失守时,定音鼓的声浪矩阵与箭矢破空的立体声场,配合舞者肢体节奏,传递战争的残酷。这种空间音频设计不仅增强了叙事临场感,更通过听觉通感激活观众镜像神经元,从神经科学层面唤醒历史记忆,为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创新范式。

其次,舞台美术为舞剧搭建起具象的视觉空间,助力文化记忆的场景还原与意境营造。竹简、船帆、羽扇、琴弦、烛光等道具的精心设计与创新运用,在舞台上构建起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独特艺术空间。核心道具竹简矩阵,既是陈寿《三国志》文本的物质象征,又通过机械装置与投影技术,化作连接时空的枢纽,构建出虚实相生的舞台空间。当陈寿挥毫著史,

竹简缓缓升起,投影文字如流水般倾泻,具象化历史书写的庄严;随着剧情推进,竹简开合与画面切换,将场景从书房切换至硝烟弥漫的战场。从静谧的竹林到繁华的城池,不同历史场景得以生动呈现,巧妙隐喻着历史记忆在岁月长河中的解构与重构。终章群舞以竹简为叙事载体,舞者通过多变的敲击动作与渐强的节奏韵律,层层递进地演绎典籍编纂的艰辛历程。此起彼伏的敲击声中,舞者以身体为笔、地面为纸,用刚劲有力的肢体语言,勾勒出气势磅礴的成书盛景。战场戏中,船帆道具的运用堪称一绝。林立的船帆随风晃动,瞬间唤醒观众对古战场水战的集体记忆。舞者在帆影间腾挪辗转,以敏捷的躲闪舞姿模拟躲避飞箭投石的惊险,极具视觉冲击力。“失街亭、斩马谡”场景以巨型琴弦装置贯穿舞台,表面光影流转如暗潮涌动。身着红衣的群舞者穿梭其间,将琴音幻化为跳动的战火。随着诸葛亮的琴音从清越渐趋杂乱,群舞动作也由整齐转为失控,直至琴弦崩断、灯光骤暗,群舞如傀儡倒地,与诸葛亮惊愕独舞形成强烈反差,直观外化人物内心的焦虑与绝望。这些设计通过道具、光影与肢体语言的巧妙融合,构建出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场域。

最后,多媒体技术与实体装置的深度融合为舞台注入科技活力,实现历史记忆的具象化与沉浸式传播。裸眼3D投影与环绕式LED屏幕打破传统舞台时空局限,让观众仿若置身三国历史画卷。“赤壁之战”场景里,LED屏幕的火焰特效与演员舞蹈动作精准同步,配合环绕立体声效,逼真还原古战场的激烈厮杀。在陈寿与历史人物对话的情节中,动作捕捉技术将舞蹈轨迹转化为动态光影,使跨时空对话更直观生动;环绕音效从不同方位传递马蹄声、呐喊声,强化空间立体感。这种“沉浸式”媒介体验突破线性叙事,激活观众多维历史想象,让舞台装置从背景升华为叙事载体,使观众从被动观看转变为“亲历”历史,实现集体记忆在剧场空间的“当下在场”。

三、记忆重构: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激活传统

(一)从史册到舞台:《三国志》的非线性叙事与文化记忆激活

舞剧《三国志》在演绎三国历史时另辟蹊径,将静态的史册文字转化为动态的舞台艺术,以独特的非线性叙事激活三国文化记忆。该剧借“陈寿穿越”设定,构建历史记述者、事件见证者、当代叙事引导者的三重身份镜像,将个人命运与三国史实交织。同时,借助时空折叠、虚实相生手法,融入巴蜀文化元素与青春化表达,以蒙太奇推进剧情,搭建起

古今对话的桥梁。这种突破传统线性叙事的创新模式,唤醒了观众的三国文化集体记忆,为传统文化在当代剧场的传承提供了鲜活范例。

舞剧以陈寿的著史过程为叙事轴线,通过“序·别故乡—倾著—苦著—尾声”的四幕结构,巧妙融合历史与想象。陈寿不仅是《三国志》的编纂者,更化身串联历史的“叙事导游”,引领观众穿梭于时空之间。作为蜀地南充人,陈寿的个人经历与蜀地文化紧密相连。舞剧深度挖掘这一关联,将蜀地文化符号融入剧情与舞台设计,践行“在地化”(Site-Specific)^③创作理念,强化文化身份认同。在“别故乡”中,陈寿奉召编著史书,踏上离乡之路。进入“倾著”篇章,剧情展现其深入民间考证的场景,如“茶肆”舞段,高跷、傩戏、脸谱等民间艺术与“三英战吕布”历史场景相碰撞,舞者以诙谐傩戏动作配合川剧帮腔,既展现战争豪情,又彰显蜀地特色。随后,陈寿又置身于战场,他目睹“失街亭、斩马谡”的血腥悲壮,与三国英雄展开跨时空对话,更在现实中直面宦官威逼改写史书的困境。面对强权,陈寿始终坚守“不违心、不媚上”的史家精神,与现代求真价值观形成呼应。其中,陈寿与竹简投影中诸葛亮同步起舞的片段,以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将跨时空共情推向高潮,隐喻唯有真情方能铸就信史。

舞剧《三国志》通过将不同时空的事件并置、穿插,实现对历史记忆的重构。这种叙事策略不仅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更以陈寿的个体命运为切入点,引发当代观众的共情,使三国文化记忆从客观史实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情感体验。

(二) 填补女性叙事空白:女性角色在《三国志》中的文化记忆激活路径

在以往的三国题材作品中,女性角色往往处于边缘地带,或是作为男性英雄的陪衬,被赋予单一的情感符号。舞剧《三国志》打破窠臼,在重现三国风云的同时,深度刻画陈寿妻子这一独立且立体的女性形象,为三国文化记忆的激活与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舞剧《三国志》中,陈寿妻子与丈夫的情感联结贯穿著史全程,从离别时的难舍、困境中的扶持,到成书后的欣慰,夫妻情感与《三国志》编纂历程紧密交织。当陈寿为收集史料疲惫奔波时,妻子以温柔怀抱与鼓励目光给予他力量;面对著史困境,妻子始终相伴,以无声支持诠释患难与共。在宦官威逼陈寿改写史书的群舞场景中,妻子虽未直面强权,却以独舞展现隐性力量——她用裙裾帛带捆扎断竹,黏合散落笔毫,用充满仪式感的动作象征女性对历史真相的守护。陈寿失明后的“烛光”舞段里,妻子手持烛光,以坚定步伐环绕守护,眼中的坚毅不仅承

载着夫妻深情,更升华为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成为文化守护者的缩影。终章竹简敲击群舞中,她与舞者以整齐节奏共庆成书,将个人情感融入集体文化记忆。这种情感叙事使观众感同身受,进而对陈寿著史的艰辛产生共情,激发传承传统文化的意愿,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文化传承中的责任与使命,从而推动三国文化记忆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舞剧《三国志》中陈寿妻子角色的塑造,为观众理解三国文化记忆提供了新的情感切入点。观众在感受二人真挚情感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文化记忆传承背后所蕴含的情感支撑,认识到文化传承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陈寿妻子所展现出的坚韧、温柔、奉献等品质,与三国文化中所蕴含的忠义、智慧、担当等价值观念相呼应,并为传统文化中女性形象的再诠释提供了范例。

(三) 虚构中的真实:陈寿失明情节的艺术加工与史家精神的当代诠释

舞剧《三国志》对陈寿失明等历史事件的艺术加工,成为其突破以往历史叙事、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关键所在。尽管这些情节与史实存在出入,但正是这种“偏离”赋予了历史全新的生命力与情感温度,为观众带来可感、可触的文化体验,开辟了传统文化现代化表达的新路径。

“苦著”篇章中,陈寿因长年奔波考证、屡遭宦官刁难,终身心交瘁双目失明。这一情节成为剧情的关键转折点,也为诠释史家精神提供了深刻注脚。“烛光”舞段中,失明的陈寿在黑暗中陷入无助,舞者以缓慢颤抖的肢体动作,将其内心的痛苦与迷茫具象化。此时,妻子手持烛火缓缓靠近,温暖的光晕成为黑暗中的希望象征。陈寿在烛光的指引下,从迷茫中逐渐清醒,以坚定沉稳的动作摸索竹简、执笔书写。从痛苦挣扎到重拾信念,舞者通过情感与肢体的双重演绎,不仅展现了陈寿困境中不屈的意志,更将史家对历史真相的坚守、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以极具感染力的方式传递给观众。

在文化传承方面,《三国志》对史家精神进行了新的诠释和传播,通过将历史文化遗产的艰辛转化为可感的视觉叙事,以生动的情感体验打破文化传播的壁垒,激发大众对历史的兴趣与热爱,推动抽象精神内涵的具象化表达。这种艺术创新使史家精神中蕴含的坚守、担当等品质,成为当代社会价值观塑造的重要参照。陈寿失明后依然坚守著史使命的故事,能够激励人们在困境中保持坚定的信念,勇于面对挑战,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进而滋养社会责任感与坚韧品格,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同时,剧作也提醒人们尊重历史、珍视文化,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陈寿作为史学家的精神同样能鼓舞广大学者在面对知识迭代与功利化诱惑时,仍要坚守真理、求真务实,秉持严谨治学的态度,抵御浮躁风气,在复杂课题与重重困难前,始终保持对知识探索的执着。

综上,全剧没有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刻板还原,而对历史进行重新解读与演绎,实现历史事件的“创造性转化”,让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姿态走进当代观众的视野。观众在欣赏舞蹈时,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历史知识,相反能够主动地参与到文化记忆的构建中,与剧中人物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认同。从传统文化现代化表达的维度看,该剧的艺术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适度的艺术创新与情感渲染,能赋予历史全新的内涵与魅力。

结语

要之,舞剧《三国志》的创新之处在于以身体符号解构权威叙事,通过技术赋能激活历史文本,在跨媒介传播中实现文化记忆的当代转化。这一实践不仅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更揭示了艺术在构建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中的重要作用。在未来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应继续探索艺术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让更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创新中实现传承,在传承中走向未来。《三国志》的成功不仅在于舞台技术的炫目

呈现,更在于其找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的共振频率。舞剧用身体书写的诗篇证明:真正的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要在创新中寻找精神的原乡,在对话中重构文明的坐标系。当年轻舞者在光影交织的舞台上重现陈寿的治史精神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文化自信的青春宣言。

注释:

①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4、384页。

② 舞剧《三国志》由四川天府演艺集团打造,总导演为著名舞蹈家、一级编导马东风,于2025年2月20日晚在四川大剧院首演。

③ 在艺术创作中,“在地性”指代现场性,强调作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现场性或利用地点特殊性进行艺术创作,探讨了艺术的文化介入、文化认同、文化传播、文化政策以及生活美学等方面内容。“在地性”最早由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家罗伯特·欧文进行推广和改进,其术语“Site-Specific Art”在国内外被翻译为在地艺术、特定场域艺术等。参见易雨潇:《吾土吾地 中国当代艺术的在地性》,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6—17页。

责任编辑:陈嘉玮

Body, Media, and Memory:

The Cultural Memo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the Dance Drama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Li Lingdi

[Abstract] The dance drama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establishes a cultural memory transmission system based on "body narrative - media empowerment - memory reconstruction," rejuvenating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artistic innovation. In terms of body narrative, the dancers use symbolic body language to transform Chen Shou's historiographical spirit and the traits of figures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into tangible visual symbols, facilitating the concret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rough bodily gestures. Regarding media application, the production employs music, stage design,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to create a unique immersive memory field that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thus enhancing contemporary percep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the dimension of memory reconstruction, breaks traditional frameworks through nonlinear storytelling, deepening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s of Chen Shou's historiographical principles via cross-temporal dialogues between him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s. Simultaneously, by integrating localized Bashu elements and youthful expressions, and incorporating spatiotemporal folding and montage techniques, the drama builds a bridge for ancient-modern dialogue, enabl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through emotional resonance.

[Key words] Dance Drama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Body Narrative; Media Integration; Memory Reconstruction